

元史續編卷第三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癸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弘吉刺氏

納摩

部尚書崔彧上時政十八事

或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上甚器

重之及是上疏言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二曰

妙選臺憲三曰樞密院長貳擇有德望者為之

四曰翰苑宜博訪南北耆儒以重此選五曰郝

私耿仁雖正典刑附阿合馬者尚多罪同罰異

公論未伸宜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幼不講

學何以從政得如許衡者教國學則人才輩出

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目宜擇蒙古漢人

有聲望而慎重者居之使書帝王言動以垂無



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姦人莫知顧忌宜定律  
令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負併一衙門亦非經  
久之法宜參衆議立定成規十曰官僚有俸者  
量增無俸者特給既得所養可責其廉十一曰  
內地百姓流入江南者十五萬戶皆重賦繁徭  
所致宜蠲其積欠招集復業其不歸者與土著  
一体當役仍令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殿最  
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為阿合馬擯斥  
者並宜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不可視為  
橫得宜節濫用以資幣藏十四曰大都不當立  
留守司宜改為總管府十五曰中書右丞二而  
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為左丞十六曰行省不  
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內重不致  
勢均十七曰阿里海牙子姪姻黨分布權要官  
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  
罷其職勿使久權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莫知

賢否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跡奏即  
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令與御史大夫王普帖  
木兒議

### 中山民薛保住伏誅

初保住上匿名書  
告變因殺宋丞相

文天祥至是和禮火孫奏保住欺罔朝廷希覲  
官賞勅誅之因言自今應訴者須實書其事赴  
省臺陳告敢以匿名書言事重者死輕者流發  
其事者賞其省臺理斷不平許擊登聞鼓以聞  
詔復征日本置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丞相徽  
二技都兒為左丞命蒙古人習舟師者萬二千  
五百人同征日本五衛漢軍選留千餘人新附  
軍悉遣行阿塔海求軍官習水戰者命元帥張  
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赴之○評曰元起朔漠  
奄有天下雖微日本不害其為廣大也而世祖  
必欲服之勞民用兵卒至禍敗崔彧之諫非不



明切而不能從豈非好大喜功如唐太宗之伐高麗也欵二月乙巳太陰犯

心四月壬寅犯南斗三月罷南城及五臺山建

寺臺臣言伐木造寺凡四萬人丙寅車駕幸上

都○廣州盜起討平之廣州新會縣林桂芳趙良鈐等偽號羅平國稱

延康年號官軍擒以高麗王睿領征東行省左

丞相詔以睿世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於是中

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

軍須宜量民力勿強以所無給價必以實召募

當從所欲俟民力稍夏四月罷採民女用崔或言罷之

孔散罷以明里察為中書平章耶律老哥王椅

為參政○建寧管軍總管黃華叛詔卜憐吉史

弼討平之華眾十萬號頭陀軍偽稱宋興祥五年犯崇安浦城圍建寧府詔討之明

其眾遂平秋七月復立司農寺○樞密副使張

文謙卒○車駕還宮○省集賢院併入翰林為翰林國史集

賢四川溪峒皆平四川行省討平九溪十八峒以其酋長赴闕定其地之可

以設官與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處為州小冬

處為縣并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冬

十月幹端宣慰司進嘉禾同穎九穗七穗耶律



鑄罷

坐不納職印安奏東平人為逆間謀幕僚

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後

贈太師順寧王謚文忠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

相犯○官軍伐緬克之

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

必甸進軍十一月宗王相吾吞兒命叅政也罕

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

流至江頭城斷緬水路自將一軍從縹甸徑抵

其國與太卜會下令諸將分道攻取破其江頭

城殺萬餘人別留軍守

其地積糧餉給兵士

二十一年春正月上尊號赦等上帝尊號曰憲

天述道仁文義武大江淮行省平章忙忽帶獻

光孝皇帝大赦天下

珠珠凡百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為盜所殺以上

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三月丙寅

幸上都○丁卯太廟正殿成○罷征東行省

其定江南諸路官員職田至元初定隨路府州

花赤十六頃下路十四頃上州散府十頃總管

同知中州花赤八頃治中散府同知下州

花赤六頃府判上州尹同知五頃散府上州判

中州知州同知縣花赤路經歷四頃中州判下

州知州同知州判縣丞錄事司花赤三頃主簿

縣尉錄事錄判二頃按察使十六頃副使八頃

命事六頃至是定江南夏六月封皇子脫歡為

諸路官取田各減其半



鎮南王將兵征安南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言安

船五百為援紹皇子督行省兵進討仍命峻都

帥師來會又遣曲烈同其國使既道學往責陳

日烜運糧送占城助軍官兵至標州日烜調軍

拒守分兵為兩道其從兄興道王陳峻亦提兵

界上所在俱有備禦阿里海牙不能進撒吞兒

歹孫佑等與敵遇敗其兵遣使諭開路迎拜鎮

南王不從官兵遂分六道進攻諸隘皆破之峻

及日烜適走令阮効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請

班師日烜遂偕稱大越國主憲天休秋八月庚

道大明光孝皇帝禪位於皇太子

午車駕還宮○九月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

白犯南斗○楊璉真加發宋紹興諸陵之左

紹興錢唐者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千七百兩銀

女宝物無算攘奪人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

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一百一十一雜寶貝一

百五十二太珠五十兩鈔十一萬六千二百定

田二萬三千畝庇平民不輸分賦者二萬三千

戶以其陵中所收金銀寶物修紹興天衣寺○

評曰秦始皇冢項籍掘之漢諸陵赤眉發之唐

諸陵温韜發之宋之諸陵在河南者金人發之

在浙東者楊璉真加發之推原所由蓋作備於

伍子胥也然五帝三王未聞有發其冢墓者後

之人主亦可立常平倉以五十萬冬十一月和

禮火孫麥木督丁張雄飛温迪罕罷○召安童

復以為右丞相盧世榮史樞為左丞不魯迷失



海牙撒的迷失廉希恕為參政初上以雄飛廉

五百兩拜謝出加賜金五十兩及酒器學飛封

歲于家及罷政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崧矯詔

追奪所賜後塔即古等誅或勸雄飛自明雄飛

曰所以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今日耳

又况自禁私酤賣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

辨乎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世

禁既以利進常給貪刻之黨專事掊斂建議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有詔會議人

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世榮曰此錢取於右丞

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

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

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

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取

之不以時猶懼傷之若盡刻剝豈復有百姓耶世

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嘆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

祿者議者出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世榮竟以是

敗殺中書左司郎中周戴盧世榮以聚斂得幸

勢焰薰灼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証

以沮法奏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

敢言者世榮因奏臣行事多為人怨恐後有

諛之者上曰無防朕疾足之犬狐不愛焉朕自

知之遂令增其從人世榮又奏今日之事如數

萬頃田昔無佃者草生其間臣今創佃有已耕

者未耕者有繞播種及既生苗者然不令人守

之為物蹂踐則可惜也今丞相安童是守田者

然不假之以力則佃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

以力而天不雨亦終無成所謂天雨則陛下與



臣添力是也。上曰：然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上，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免，民帶納三免，大都地稅四，江淮貧民粥，妻子者官贖，還之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六免收醋課，七江南佃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天抵欲釋。議選舉法不果行。太宗朝，怨要譽上，皆從之。材請用儒術，選士至元初，上嘗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亦嘗及科舉。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以為言，物省部議奏程式，而丞相和禮火孫與留夢炎等皆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得官者多。上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宜。凡蒙古及江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人皆用心為學矣。上然之，會和禮火孫罷而止。事雖未行，而科舉之制已昉於此焉。○評曰：古今

酉乙

人才豈出一塗，非科目所能盡也。故惟鄉舉里選，近古而可行，不致於遺賢棄才。惜乎世祖首議選舉，而不能以行此也。延祐設科，雖稱得人，然豪傑之士豈可以科第拘之哉。御史中丞崔彧罷。○評諫征日本，世祖不能從，至是以言盧世榮不可用，而罷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者也。前

二十二年春正月，西川民趙和尚真定民劉驢兒謀反，伏誅。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以誑民。劉

覺皆磔。罷行御史臺。○以阿必失合為中書平

章。○造大樽，以木為質，銀內而金外，鑊為二月



立規措所主經營錢穀以善賈為之秩從五品

牙因奏世榮親黨牛姓者前為提舉今浙西連司課程頗多擬除運副從之拘收銅

錢申禁私造酒麴○復立行臺臺臣言近中書

廢請丞相安童與老臣議於是安童亦言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居多然與行省並治杭州

地甚遠解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間徙之為便從之已三月戊辰車駕幸上都○以

而復還治杭州安南兵

吉刺帶為中書左丞相○唆都卒于軍安南兵

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等侯鎮南王脫歡命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距大營二百

餘里會于旨班師脫歡還而唆都不知安南遣兵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事聞賜謚襄愍

夏五月以郭佑為中書叅政○秋七月造温石

浴室及更衣殿○安南王日烜之弟益稷來降

益稷及其弟文義明誠侯赴關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朝的

者百五十餘上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迷失以所降渠帥郭逢貴等至京師言山寨降

曰其首拒敵者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木兵後失於撫綏故盜賊互起人民漸耗宜

擇良吏往八月丙辰車駕還宮○罷權酷治從之初民

自造酒每米一石課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定為本官自酷賣每米一石得息鈔十貫增



舊十倍至是罷權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為五貫○評曰酒醢生民口腹之日用者也聽民自造而收其課鈔已為非義况官自酷賣以奪其利乎罷權酷而增課鈔五分之四所謂月攘一雞也

浙行省○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江淮為江浙三

忙忽帶為左丞相董文用為參政文用力辭上曰朕任卿不在錢穀細務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時上命建佛塔于宋故宮有司奉行甚急大雪入山伐木死者甚眾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至則曰非時役民民不堪命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叅政柰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也但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豈太常卿徐世

隆卒○世隆初為嚴實掌書記見上于日月山時方圖征南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上曰誠如卿言後遷翰林學士太常卿朝廷大政多所咨訪詔命典冊悉出其手朝儀祭禮皆自世隆發之○年八十卒

罷放征占城軍士○復分

立集賢院○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先是監察

祥上疏極論世榮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與賊輩賄輸送權門所獻貨貨不充別立欠券銀一千定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職私狼藉隱秘者難以枚舉發露者始可明言凡掎取於人及盜官物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定計者二十十五銀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馬以疋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它物



稱是已納見追人所共知竟不悔罪狂悖愈甚  
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雖居  
丞轄實專大政名為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  
敗關如此夫宰天下猶製錦衣如欲驗其能  
當光試以布帛倘無効績所損或輕今捐相  
以較賢愚猶捨美錦以量工拙其不可亦明矣  
且天地生財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  
乏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廣要增羨  
不念困窮視民如仇為國歛怨今取其所以與  
其所言已不相副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  
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  
言課程增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辦今迫脅諸  
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今民間不  
勝其擾若不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臣亦知  
阿附則榮寵可期違忤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  
亦豈不能正以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

不言疏聞臣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命御史中  
丞阿剌帖木兒等鞠治引世榮於上前皆歛服  
遂誅 **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真金薨** 太子初從姚  
至孝仁厚恭儉嘗服綾袷為潘所漬命重加漆

治左右請更製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願此  
未散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或請鑿池為流  
鴈曲水太子曰古有肉陵酒池尔欲吾効之耶  
則典贊善王恂等講論經典及貞觀政要武  
經等書盡謙末道等朝夕不離側又招致郭佑  
何偉徐遜馬紹揚居寬何榮祖楊仁風諸儒並  
出入東宮阿合馬專國未嘗少假顏色王著知  
太子惡其姦故矯令構變殺之盧世榮言利得  
幸尤深非之世榮卒得罪桑哥素主世榮聞太  
子有言竟不敢救詔割隆興路為分地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



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何用盡卻之叅政劉思敬遣弟思恭獻新民百六十戶太子問所從來對曰征重慶時所俘乃感然曰婦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王憚進承華事畧凡二十事李謙夾谷之奇陳十事悉嘉納焉時上春秋高南臺御史其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大懼中臺留章不奏塔即古阿散等欲發其事奏請收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穀欲因以露之都事尚文匿其續不與塔即古等以聞命崇正薛澈干取視文白大夫與丞相先劾塔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職罪狼藉上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動搖人心上怒解塔即古竟坐死太子益憂懼不自安遂薨年

### 賑糶京師貧民

命於京城南城各設三舖遣官吏發倉粟

丙戌

二十三年春正月復改司農寺為大司農司○

### 罷征日本

時有司徵斂大為奸利董文用入奏言國家疲可實之民取僻陋無用之

小邦列其條目甚悉上亦以日本未嘗相侵今安南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詔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關仍散所雇民船○評曰日本固未嘗相侵然安南犯邊亦非其本意特以徵其入朝責以六事不得已而抗禦之耳蓋亦反其詔本哉罷征日本是矣而專事交趾亦非也



勸課農桑

至元初詔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開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為上

選三事有成為中選四事不備及五事俱不舉者熱降有差至是復詔克勤奉職者并獎其怠

於事者宋降臣呂文煥致仕以其子為二月禁

兵器○命諸道按察司分巡郡縣每歲二月分莊按治十月

還召曲阜教授陳儼京兆蕭軒蜀人虞應龍儼

皆不至惟應封陳益稷為安南王居之詔復征

安南以阿里海牙為安南行省左丞相奧魯赤

並參政發江西湖廣江浙三省軍七萬船五百艘運糧十七萬分道進討諸將悉受鎮南王節

制王由女兒闕進阿八赤為前鋒三月以麥朮

督丁為中書右丞楊居寬為叅政○車駕幸上

都○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賢才先是文

院諸司皆參用南人惟臺憲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請參用為宜上以語御史大夫王普帖木

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上曰汝漢人用事者豈皆賢耶至是臺臣奏遣文海與行臺官博采公

潔知名之士即命賚詔以往上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齋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又薦趙孟頫

余恁萬一鶚張伯鵠胡夢魁曾希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評曰自古亡國

之臣興王之良佐也彼不能用而亡此能用之則其興也宜世祖得江南拳拳焉訪求賢才可



謂知所務矣然何地無才以天下之大以李起  
當求之天下獨求之江南不亦隘乎以李起  
南為江西推茶轉運使起南嘗言江南茶每引  
價三貫六百文今宜增  
每引五貫事下中書遣要東木勾考荆湖錢穀  
議因令起南為運使中書擬要東木平章脫忽魯政上曰要東木  
小人專擬要東木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人  
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紳所進擬令人駐之  
其以朕意諭安童○評曰人君用人孰不欲進  
君子而退小人惟不知其為小人而避之不辨  
其為君子而退之於是乎不足以成善治而危  
亡繼之世祖知要東木小人而猶用焉何異於  
知烏董可以殺人而食之者乎夫理算官亦非  
輕選也用人若此豈獨可耻哉安童蓋不得而辭  
宰執用人若此豈獨可耻哉安童蓋不得而辭

其青也夏五月乙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京師

旱○六月丙申太白犯御女○封播州楊邦憲

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安撫司事○寯吉刺

帶阿必失合忽都魯罷以薛閣子為中書平章

鐵木兒為左丞○秋七月罷遼陽行省○詔定

官制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負平  
章二負左右丞並一負叅政僉省並二負

樞密院除院使外知院一負副使僉院並二負  
院判一負御史臺大夫一負中丞侍御史治書

並二負行臺同六部尚書侍郎郎中負外郎並  
二負其餘衙門並委都省斟酌裁減仍詔諭中



外○評曰元之官名最為不正中書政本既有  
 中書令矣後主亦承相則丞相特中書令之  
 佐職耳既以令為虛設左右揆為正宰相而復  
 設平章政事則又以平章為宰相之貳矣然平  
 章政事非宰相而何名之不正莫此為甚至其  
 末流丞相而遙授焉則冗濫極矣又况負數之  
 乎多置四川甘肅行省初四川隸陝西省後分陝  
 川行省治成都甘肅行省治西州至是始置四  
 肅行省治甘州九月八馬兒等國入貢一曰  
 兒二曰須門那三曰僧急里四曰南無力五曰  
 馬蘭丹六曰那旺七曰丁呵兒八曰來來九曰  
 急蘭亦解十曰蘇冬十月己亥車駕還宮○太  
 木都刺並貢方物

白犯左執法○河決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

氏陽武延津中原武睢等十五州縣發民立  
 丁二千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人分築隄防立

海道運糧萬戶府並為張瑄朱清帝師蒼兒麻八

刺乞烈死幹乞刺斯八同僉樞密院趙良弼卒良

女直人本木要甲音訛為趙家因為姓趙氏事  
 上藩邸為陝西宣撫司叅議官阿藍答兒勾較

錢穀煨煉死者二十人良弼與汪惟正決議誅乞  
 卒不能証渾都海叛良弼與汪惟正決議誅乞

台不花迷立火者其後人告廉希憲商挺有異  
 志引良弼為証上切責之欲斷其舌良弼誓死

保二臣忠良上意解奉使日本其國王使人先  
 求國書不與至脅之以兵良弼曰不見汝主寧

持吾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人隨  
 入觀上知之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因奏日本



險遠以有用民力填無窮巨壑勿擊便上從之  
以為同僉樞密院辭歸懷孟以温縣別業地三  
十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界孟州永  
隸廟學是年卒後贈太保謚文正

丁亥

二十四年春正月以程鵬飛為中書右丞阿里  
為左丞不顏里海牙為參政○初立國子學初

宗朝以馮志常總教國子命侍臣子弟十八人  
就學至元初上命選十一人以長者四人從許  
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是立國子學於城東定  
制設祭酒司業監丞博士助教正錄伴讀等官  
生員百二十人隸集賢院大德八年增至二百  
人至大四年增至三百人延祐二年又增至百  
二十人用趙孟頫元明善所議貢試之法凡蒙  
古由科舉出身授從六品色口漢人進降一級

歲貢八人上四人充部令史下四人各路教授  
其南城國子學遂為大都路學云○評曰貢試  
之法蒙古色目與漢人迥降品級已非公論教  
授一郡之師表也而居部令史下選則大非崇  
儒重教之意矣蓋教授陞轉之難部令史遷擢  
之易故也以此立法恬於進取者能幾何人哉  
閏二月勅祀帝堯廟每歲春秋二仲平原郡公

趙與芮卒以其子孟以麥朮丁為中書平章范

文虎為右丞商議樞密院事○詔復立尚書省

以桑哥鉄木兒並為平章阿魯渾薩理為右丞  
葉李為左丞忻都馬紹並參政中書仍設丞相  
平章參政大都飢○三月庚寅車駕幸上都○  
並二員



更造至元寶鈔先是造交鈔鈔以絲為本每銀五

從絲例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

一十文二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

一貫文二貫文每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貫文

設諸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

每路以一萬二千定為鈔本後又添造釐鈔二

文三文五文凡三等尋以不便而罷然元寶交

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是遂改造至元鈔自

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

貫文仍隨路開庫貿易金銀以平準鈔法每花

銀一兩入庫該價二貫出庫與二貫五分赤金

一兩入庫該價二十貫出庫與二十貫五百文

仍與中統鈔通行子母相權務在新者無兌舊

者無廢其鈔昏爛者許就庫倒換入工墨錢三

十文若貫伯分明微有破損並令行用違者罪

之所收昏鈔每季解省部燒毀行省州縣委省

憲官監燒鈔版先用木後鑄銅易之大抵元之

鈔法至比蓋再變矣○評曰錢幣所以權百貨

也百天之所生地之所為者耳又况米粟布帛



如交鈔而改用銀鈔銅錢以輕重失宜其弊益甚而止終元之世大抵鈔少則行鈔多則滯後之欲更錢幣諸王薛徹都部兩土沒死牛馬者可不鑿茲

八兒國入貢貢奇獸一類騾而巨毛夏四月諸

王乃顏反○殺御史臺吏王良弼省政事殺之

籍其上親征乃顏發上都先是伯顏往覘之多

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設宴謀

執之伯顏覺與從者出分三道驛人乃得衣裘

故爭獻捷馬由是得脫馳還白狀上乃詔親征

以伯顏從因奏李庭董士選等將漢軍得以漢

法戰之六月以趙孟頫為兵部郎中孟頫宋安僖

孫性敏而力於學程文海薦之入見才氣英邁

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上顧之喜使坐左丞葉

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近左右上不聽

時詔議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

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

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鈔為至元鈔後

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緡為二實銀錢為二虛以

緡計緡最為適中或以其讖國法責之曰今朝

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緡汝以為非欲沮格

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

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書公不

之議者以欲為勢相凌耶其人愧色上欲大用

下之平也一有不平則人無所措手足矣蓋以

理而言吏而受賂固為可罪不必論其多寡然

以

天

用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原其情則少者有可矜多者難幸免以少者或  
窘於衣食而多者則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也  
於是元鈔二三百貫至死之文且死者不可復生今以  
則一衣一食皆足以殺人命乎孟頫之論當矣秋七月壬寅熒惑  
犯輿鬼癸丑白虹貫日○八月乙丑乃顏平車  
駕還宮乃顏黨塔不帶率兵六萬逼行在而  
前軍敗之獲其輜重千餘餘黨失都兒  
犯咸平宣慰塔出兵出潘州亦兒撒合分兵起  
熱州乃顏潰擒之其黨悉平從叛諸王請赴江  
南三省從軍自効九月辛亥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壬子太白犯南斗○高麗王來朝○冬十月戊

午朔日食○殺中書叅政郭佑楊居寬桑哥檢

虧欠鈔六千餘定平章麥木督丁即自引伏叅  
政楊居寬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  
令左右奉其煩與叅議伯降王巨濟各款眼遣  
忻都奏聞上令丞相安童共議毋令他日得以  
脅問誣伏為詞數日桑哥又奏叅政郭佑多所  
逋負尸位不言上命窮治與居寬皆坐棄市及  
桑哥敗詔以二人死復立遼陽行省以薛閣干  
非其罪給還家貲闡里帖木  
兒並為平章洪茶丘為右丞亦兒撒  
合為左丞楊仁風阿老瓦丁並叅政十一月熒  
惑犯太微東垣上相○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

左丞葉李言前省官所不能行者桑哥能行之  
宜為右丞相制可桑哥復請以缺木兒代為平



章又請以阿魯渾薩理為平章遷葉李右丞馮  
紹左丞○評曰葉李在宋朝則詆斥賈似道在  
元朝則黨庇桑哥何忠於前而佞於後邪所以  
然者李本功利之徒其攻似道圖進而已蓋  
許而似直者也世祖以其忠直而任諸執政當  
是時安童賢相也李豈不知之而晚比桑哥不  
過為固祿位計耳此趙孟頫所以薄其為人  
也○自郭佑楊居寬死行省督責逋負嚴峻至無  
所償逮及親隣械掠不勝楚毒自裁及死繫獄  
者以百數中外騷然廷臣莫敢言徹里奏桑哥  
姦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切上怒命批其煩徹  
里辯愈力且曰臣數桑哥罪不顧身者為國計  
耳苟畏聖怒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  
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上乃悟桑哥  
由是庚子太白晝見寅亦如之丙大都路水○十  
敗

二月命西僧作佛事

坐靜于大殿寢殿萬壽寺  
五臺山等處凡三十三會

詔招捕盜賊

丞相桑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  
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

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輯貴州縣之吏其不  
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  
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鎮  
守軍官仍以三年遷轉庶華斯弊上皆從之鎮

南王軍次安南陳日烜棄城走入海

二十五年春正月毀中統鈔版○上畋于近郊

○以忙忽帶為江浙左丞相○毀宮室為塔

寺西僧楊璉真加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以雲南王也先鐵木兒

子戊

三十九



鎮大理○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

戊子車駕還宮○遙授松江民曹夢炎浙東宣

慰副使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他徭且鎮南

王脫歡軍還陳日烜遣使來謝罪進金人以代

朝烜入徐邳州雨雹大如雞卵傷麥夏四月廣東民董賢

舉等作亂月的迷失討平之舉賢等七人皆稱

吉贛瑞撫龍興南安韶雄汀諸郡江西行院副

樞月的迷失帥兵討之明年十月獲賢舉及丘

應祥等送京浙西大水杭蘇湖秀土水詔輟上

師其黨遂平者萬安寺佛像成凡費金五百四十四斤諸王閣

閣帶叛床兀兒執之來歸○河決襄邑○詔皇

孫北征撫諸軍討叛王火魯干等六月處州民柳世

英等作亂浙東宣慰副使史耀討平之○秋八

月癸亥尚書省成○九月置徵理司專治合追

肅叅政禿烈羊呵僉省吳誠並為徵理司使桑

哥又奏請以叅政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叅議

府散山東按察使何榮祖扎魯花赤禿忽魯泉

浙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佑御史伯顏等理算



兵為衛於是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評曰理筭錢穀非美政也而何榮祖崔或等亦任其事而不辭者斯蓋桑哥之深計欲屈名臣泣之海都以杜塞言者而或等畏之亦不敢辭也

犯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以阿魯渾撒里

為尚書省平章○冬十月遣瀛國公趙鼎學佛

于吐番○十一月以何榮祖為中書叅政○遣

禮部侍郎李思衍等使安南○立桑哥輔政碑

大都民史吉等請立石為桑哥頌德上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封于改釋教總制院為宣首前樓覆其上而丹牖之

政院

並用唐吐蕃來朝于宣政殿故名其官僧俗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初安童奏文用

合馬疾之使鷹監奏其不給鷹食上怒促捕之及入上望見曰董文用豈為汝治鷹食者邪至

是拜中丞乃舉胡祗適王暉雷膺荆幼紀許權

孔從道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

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時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

屏息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人風文用頌己功

不蒼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

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耳御史臺所以救時

而人不知桑哥方諧文用意傲沮撓尚書省



事上曰彼御史職也樞密副使商挺卒挺曹州  
何罪桑哥乃不敢言樞密副使商挺卒挺曹州  
走冠氏與元好問楊與遊東平嚴實聘為諸子  
師實卒子忠濟辟挺經歷上在閔中召對稱旨  
因從南征及憲宗崩上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  
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奸詐文謙追及  
言之上大悟罵曰無一人言及此非商孟卿幾  
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果使  
人至執而斬之誅阿藍吞兒渾都海挺功為多  
上嘗以古良將稱之趙炳之死事連挺下獄久  
之得釋復以為江浙丞相忙忽帶殺南臺中丞  
樞密副使卒

**劉宣**

時忙忽帶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而尤  
畏宣一日宣與大夫出城見有以軍船載  
葦者御史張諒詣之知為省官所使詣揚州覆  
實忙忽帶怒使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官

皆懼陰託以自解惟宣不為動忙忽帶因羅縉  
宣罪逮繫宣子于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  
等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事聞朝廷  
遣官往鞠治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速行省列兵  
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到始宣將行以一絨  
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  
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  
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  
決但別有公身徇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  
心且別有公文陳忙忽帶罪狀治書侍御史霍  
肅為叙其文讀者悲之行省奏宣罪重自殺竟  
不得白其寬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笑  
不悼宣惜彭祐中臺臣以為  
言賜宣彭城公謚忠憲



元史續編卷第三

元史續編卷第四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二十六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江廣盜起御史

王昔帖木兒奏江南盜賊凡四百餘處宜遣將

討之上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忽魯已姓御

無以開會通河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陳令史

為慮順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

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于御河以便漕販乃出

直撥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萬石蓋五萬斤為備

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

丑巳



里建牌三十一用工二百  
五十一萬賜名會通河  
二月丁卯車駕幸上

部○丞相伯顏出鎮和林以伯蒼兒為中書平

章伯顏以丞相兼知樞密院三月庚辰朔日食

○台州楊鎮龍作亂討平之鎮龍聚眾寧海

東陽浙東大震諸王薨吉陝西甘肅飢○乙未

鑄渾天儀成○夏四月加御史大夫王昔帖木

兒太傅○五月廣東賊鍾明亮等來降明亮初

掠寧都據秀嶺詔發江淮戍兵五千命江西參

政管如德將以討之至是率一萬八千五百七

十二人來降月的迭失請以明亮知循州宋士

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

上不允並令赴都○是年信州以忻都為尚書

賊鮑惠日等三十三人並伏誅

左丞何榮祖為參政張天祐為中書參政○御

河溢御河溢入會通渠源海都犯邊和林宣慰

知乃滿帶副使八六月絳州大旱○秋七月戊

子太白經天凡四十五日辛卯太白犯牛○上親征

海都○立雲南行臺以程思廉為中丞思廉奉

綏懷遠人聞者懾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八月

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



置回回國子監

尚書省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

能通其字乞授以學士凡公卿子弟與俊民依漢人入學肄習為便遂置回回國子監

月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冬閏十月車駕還

宮○鍾明亮復反寇梅州

江羅等以萬人寇梅州

漳州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討之 婺州民

葉萬五作亂江浙平章不隣古將兵收討之 十

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降

機察等以八千人寇

之透與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誅之

之何以示信宜遣赴關從之○許曰范文虎言

謂恕已之心 十二月括馬一品二品許乘五匹

二匹六品以下一官 封皇子闊闊出為寧遠王○

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

時桑哥專政法令苛

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在擇相宰相之職在

進賢不進賢而殖貨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

意也昔陳平以不對決獄錢穀為知相業今權

起臣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

上皆不許遣還行臺○評曰桑哥為相以利動

人主政務刻虐凶焰薰灼當是時安童以勳戚



且勇  
無相位者或董文用以忠直居言路皆畏其強  
且敢誦言攻之者文海獨上疏排其姦可謂忠  
矣

庚寅

二十七年春正月安南王陳日烜卒子日燿立

○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

貢朝廷因封為安南王遺愛還日烜陰言之遣  
使問罪拒不受命發兵討之失利而還上怒欲  
再發兵完澤不忽木言小夷不足重煩天兵張  
立道拜使安南若復使之往宜無不聽命上召  
立道至香殿諭遣之既至安南世子日燿伏謁  
道左迎入聽詔立道傳上命數其罪日燿曰比  
三辱公使何以不見教立道曰昔鎮南王致討汝  
非能勝之使以不用鄉導深入不戰而自贖天子

亦既知汝所恃者瘴癘險惡今將發雲南嶺  
海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者經以北方勁  
卒汝決不能抗汝戰不利不過走入海島夷乘  
敵必寇抄汝汝力不能支必為之屈與其屈於  
彼孰若為天子臣乎日燿謝曰公言良是我不  
知出此前日之戰救急而已寧不知懼天子使  
公來必能活我北面拜誓死不敵忘因出奇  
寶為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之入朝日燿曰貪  
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死臣將何辭乃  
其臣阮代之等隨立道入朝謝罪備歲貢如初  
有害其功者以為必先朝夏四月癸酉車駕幸  
而後教日燿懼竟不致至  
上都 ○河北十七郡蝗 ○五月鍾明亮降既而  
獲叛 管如德月的迷矣合兵討明亮明亮降詔



歲江州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違詔縱賊從之○是

重二掠南豐諸郡太平黃大老等掠樂昌建昌立元

必成等襲州陳七師等建平賊唐琳等皆討斬之賊

徐汝安等襲州陳七師等建平賊唐琳等皆討斬之賊

秋七月太原率陽大同隕霜殺禾○八月辛未

朔日食○車駕還宮○沁水溢○癸巳京師地

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民七千二百二十八壞

史商號上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

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

惟賢是立法任舉天下名士十餘人而行人不濫用

刺為梁王故太子真金長子也出江南諸路大

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

速賑之凡出粟十一月河決祥符縣陳頴二州

大被易水溢雄莫任丘新安民居漂沒十二月

蠲大都等路逋租蠲大都平灤保定河間自至

租十三萬五百六十二石明年後免江淮貧民

太原上都飢免逋租三萬八千五百石以趙



孟頫為集賢直學士

孟頫為兵部郎中桑哥以

有後至者答之孟頫一日偶後至斷事官遽引

孟頫受笞孟頫入斷于都堂右丞葉季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以辱士大夫乃辱朝廷也桑哥遽

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答唯曹吏以下他日孟頫

行東御墻外道陘馬跌墮河桑哥聞之為言于

上移御墻稍西二丈薛上聞其素貧賜鈔五十

定遷集賢安童罷乃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

直學士用桑哥別任賢相猶不至誤國虐民亦不報見

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

仍領宿衛

寅虎入南城翰林侍講學士趙與愚上疏言詔

諸郡縣皆立學凡師儒府州曰教授學正學錄

醫學皆詔選用守令外守令並選漢人有聲望

及勲臣故家儒吏資品相應者為之佐貳色目

漢人參用期於政平訟理民安盜息○評曰古

稱立賢無方今選舉守令而猶限以勲臣故家  
拘以儒吏資品則求士之迹狹矣又况佐貳期  
以參用色目漢人安二月加封嶽鎮海瀆上謂  
能得真才而用之我  
曰五岳為天齊大生仁聖帝南岳司天大化昭聖  
帝中岳為天太寧崇聖帝西岳金天大利順聖  
帝北岳安天大貞玄聖帝加封東鎮沂山元德

卯辛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金火土三星聚奎○甲



東安王南鎮會稽山昭德順應王中鎮霍山崇  
德應靈王西鎮吳山成德永靖王北鎮醫無閭  
貞德廣寧王江瀆為廣元順濟王河瀆靈源弘  
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  
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瀾  
靈通王北海廣澤靈佑王勃有司歲時奉祀桑哥

以罪罷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罷徵理司○  
車駕幸上都○阿魯渾薩理葉李罷以不忽木  
為尚書平章何榮祖為右丞賀勝為參政○改  
諸道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三月庚戌  
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以崔或為中書右丞

○仆桑哥輔政碑○夏四月治西僧楊璉真加

罪坐盜用官物及私收宋陵寶玉并盜詐為贓

子貨產○評曰楊璉真加竊淫屠之名為盜賊

之行貪淫暴虐不可勝誅真之極典尚餘罪

乃貸其死但沒入其家貨而已則足分召葉李

赴京師未至卒○以王諤為高麗王世子賜銀

以廉希恕為湖廣右丞行海南宣慰使○立左

右兩江宣慰司○五月罷尚書省完澤為中書

督丁不忽木並中書平章何榮祖為中書右丞  
丞馬紹為中書左丞賀勝高翥並中書參政何



榮祖上至元新格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

新格上之命以門答占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刻版印行

桑哥等伏誅桑哥既伏誅命城遠其親黨要東

受賀方詣省拜關及陰召卜人有不軌謀等罪籍其家貲凡為金五千兩它物籍是併誅之又

桑哥妻弟八吉思為燕南宣慰使受賂積贓亦坐誅其弟答麻刺答思為華昌宣慰使亦懼誅

自給還故太保劉秉忠田桑哥以秉忠無子收

秉忠嘗鞠猶子蘭章為以李滄為江陰州教授嗣物以地百頃還之

揚州學正李滄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若丞葉李安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

天下勅驛召至京師會李召監察御史李祚于

已卒遷途教授以旌敢言

懃答孫刺丁咸里奸贓因趨以他事流作懃答

孫汝入其妻子家貲及八月己丑朔平陽地震

是崔或以為言召遷之九月以咱喜魯丁為中

六區壓死百五十人書平章別都兒丁為左丞○命尚衣局織無縫

衣評曰帛有造幅未有殺縫此必然之理織無

御遣宣撫使楊祥等招諭瑠球不至而還瑠球

海之東與彭湖諸島相對其西北岸皆水至彭

湖漸低近瑠球則謂之落漆漆者水地而下而彭



回也凡舟遇颶風發作深流落深回者百一蓋  
外夷之最而險者漢唐以來不通中國至是  
命海船萬戶揚祥合迹張文虎並為都元帥持  
兵往征之既而聞人吳誌斗言祥不可信宜先  
招諭乃以祥為宣撫使授阮監兵部員外郎  
斗禮部員外郎賈詔以住明年祥監果不能達  
而還誌斗卒于行人疑為祥所召劉因為集賢  
校誦楊建行省按問會赦不治  
**學士辭不至**  
甚明凡吾人得以安居服食遂其生聚之樂者  
皆君上之賜也故有生之民或給方伎或出智  
謀亦必各有以自効因生成四十二年未嘗效  
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皆至  
尚敢偃蹇自高負知遇之恩而得罪於中唐也  
我尚敢偃蹇自高負知遇之恩而得罪於中唐也  
我尚敢偃蹇自高負知遇之恩而得罪於中唐也

教學亦輒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告歸省不幸  
竟遭憂制遂不復出豈初有意於不仕耶今朝  
廷用賢一新時政雖前日隱者亦將出仕况因  
平日素非隱者乎又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  
崇之地柰何形留意往命與心違因素有羸疾  
去年喪子今歲瘡疾自五月與心違因素有羸疾  
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不知所措徐而  
思之以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  
敢不扶病而拜若稍遲疑則不惟心不自安而  
蹤跡高峻將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候  
病稍減即行而眼藥百無一効竟遷延至今因  
疎遠賤臣與惟懼諸公不同其進退苦非難處  
惟閣下始終成就之上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欽遂不強致○評曰劉因所謂不  
嚴光相似然子陵羊裘釣水過為殊絕之行加  
足帝腹又失君臣之禮峻厲稍直不可以為法



而靜備聞命即拜受任則辭進不失義退不違  
禮卑不可踰高不過抗後容自然得賢人之高  
致者也尚論元世遺以哈刺哈孫為湖廣行省  
逸靜備一人而已

平章可汗後歸太祖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  
于軍至是錄劫臣後以為大宗正用法平允拜

湖廣平章蓋臣言宗正決獄哈刺哈孫即去恐  
難為繼上白湖廣非斯人不可遂行時江湖間  
多盜商旅不行哈刺哈孫至發卒擒誅之水陸

冬十月以雪雪的斤為中書平章○罷鈞考

錢穀自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尚  
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趙孟頫與阿剌渾  
薩理善勸令奏請降赦除免可弭天變上從之

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其必非上意孟頫徐曰錢  
糧未徵而人死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它  
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  
累桑哥悟怒稍解至是被誅臺臣言鈞考錢穀  
自中統迄今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設法已極  
其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乃詔罷鈞考應昔年  
逋負錢穀文卷令聚置一室十二月以崔或為  
其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

御史中丞或奏行臺言建寧總管馬謀因捕盜

會赦臣等議以為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正  
罪又奏忻都黨庇桑哥更亂銓選楮幣監酒稅

法理筭通賦殃民最慘天下莫不願食其肉宜  
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又言薛閣干為河西宣慰

吏有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不法者繳廢事  
簿問而薛閣干率眾奪告者去侵辱憲官宜先



傳薛開千官職遣御史鞠治又奏桑哥時使臣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有罪籍人家財請禁之上一曰何人乃敢爾對曰咬刺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釋放罪人上悉可其奏或又言松州守臣長孫自言不願治州願備負憲官令木八刺沙上聞傳旨至臺時令委用臣等所宜奉行但其人徑自陳獻又嘗有罪理應區別又鄂州舊有按察司要東木惡其害已令桑哥奏罷今宜復置又舊日諸官吏受賂在內則詣臺在外則赴憲司首告桑哥時不赴臺憲而赴諸司首故反復牽延事久不究宜如前制又御史塔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妄言去年以米千石餉關里鉄木兒軍奏支鈔四百定宜從本道廉訪司究問追償議罪並從之

頒農桑雜

立勸農司農等司巡行郡邑察舉勤惰牧民官視以為殿最風憲常加体察又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多不能載其畧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立社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及五社者專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概于田側書某社某姓名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于門候改過乃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者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眾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疏浚河渠以防旱曠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桑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為準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各社種首備以防飢饉近水之家許鑿池



養魚牧鵝鴨蔣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閑  
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  
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課官吏憂  
民罷其巡行之制命止移文勸諭故終上之世  
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六百六十五萬三  
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  
百三十七○評曰古之善養民者使耕田鑿井  
出作入息不知其誰之力所謂王者之民皞皞  
如也頒農桑雜令固養民之先務然猶種樹者  
過為之制曲為之防而不出於自然猶種樹者  
爪其膚以驗生枯搖其本以觀疏密則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誠有若柳宗  
元之論者矣故其後果以官吏擾民罷勸課然  
則善養民者其必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將不勞勸定科差法二國初科差之名  
課而衣食自足矣

絲科始於太宗朝每二戶出絲一斤輸于本位包銀  
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輸于本位包銀  
定於憲宗時漢風每戶輸銀六兩後定為四兩  
以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納顏料等物及中統  
初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不一有元管戶交  
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中又有絲銀全料  
戶減半戶止納絲戶正納鈔戶又有復業戶各  
絲戶漸成戶名項不同科納鈔戶又有復業戶各  
差然絲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亦以戶之高下  
為準俱以合科之數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  
聽折收它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軍站僧  
道等戶皆不與至是以元新格定科差法諸  
差稅皆州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  
洗富強後貧弱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評  
官又輸于本位即唐所謂送使留州者也既輸于



銀之外又有顏料之微俸鈔之料亦重欲矣然當是時民安不以為厚歛者意其取民之財雖多而用竭其力則生財之路狹民有餘力方有餘財若用竭其力則生財之路狹民有餘力方有餘財何以應國家之求哉然則欲裕民財莫若寬民力孔子曰使民以時斯之謂也王安石主免役蓋亦有見乎此而司馬公力主差役之便豈非執一之見歟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左右有珥上有

開通惠河

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至大

雙塔榆河引一畝至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  
匯為積水潭出文明門至通州高麗社長一百  
六十四里塞清水口一十二處置堤關二十座  
節水通漕為便從之明年秋河成賜名通惠凡

役軍匠二萬餘人為工二百八十五萬兩鈔一  
百五十二萬定糧三萬八千七百石丞相以下  
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掘地往往得舊時磚木人  
服其識見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都  
五十里陸挽糧運歲若干萬  
民不勝其病至是悉罷焉  
二月征瓜哇國  
戶史弼福建右丞高興並為本省  
平章將軍二萬船五百艘往征  
加高麗王太

保賜功臣號○誅王巨濟等

臺臣言納速刺丁

黨助桑哥為不法及理筭江南錢穀極其急虐  
民至嫁妻賣女害及親隣揚州錢塘受禍最慘  
無辜死者五百餘人此三人者莫不思以汪惟  
咱其肉乞依條論坐從之獨忻都特免

和為鞏昌二十四處都總帥○翰林學士閻復



罷坐撰桑哥輔政碑故也三月以鐵哥刺真並為中書平

章阿里為右丞梁德珪為參政省臣言何榮祖以疾去督丁

其祿與議省事從之惟食車駕幸上都○以王惲

為翰林學士惲有才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初拜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章嘗

劾都水劉景暹沒官糧四十餘萬及監脩太廟不敬最以憂卒遷惲福建廉訪使黜貪汚理冤

滯召至京師見上柳林行宮上皇孫答刺麻八萬言書極論時政故有是命

刺薨真金第二子也是為順宗生武宗仁宗仁宗生英宗武宗生明宗文宗明宗生順帝

寧宗○評曰元世諸君其統緒傳授最為不正其嫡庶亦不可者裕宗既以世祖之嫡為太子

而成宗居次第三於裕宗諸子又以嫡為皇孫則甘麻刺乃裕宗之庶長答刺麻八刺庶次也

成宗無子若以庶繼嫡則甘麻刺之子泰定帝以次當立但當時以安西屬疏于統乃迎立答

刺麻八刺之子海山是為武宗武宗以定難之功傳其弟仁宗仁宗建豐而傳其子英宗英宗

無嗣而泰定方入繼未為不正也燕帖木兒因其死又授立海山之子圖帖睦爾為文宗然則

自成宗之外皆非正矣真統相尋年代短促豈無所自哉是以君子貴居正而重大本也夏

六月兩浙水○八月車駕還宮○廣西安撫使

賽甫丁有罪誅坐誹謗朝政涉不丁實以風聞傷政體下吏誅秋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等

其黨杖而徒之

其黨杖而徒之

其黨杖而徒之



使安南

曾先使安南至是遣與禮部郎中陳孚借行既至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

日新右口雲會使者至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回館又請開雲會門曾曰奉詔不由中門

是辱君命也孰不可乃自陽明門入又責日燁親出迎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官

布朝廷威德冬十月以張師道為翰林直學士日燁大感服

師道由福建廉訪司知事召赴開因乞沐內外冗官詔與吏部吏督丁何榮祖馬昭傑公楠等臣

翰林直學士十二月罷福建寧國等路銀冶福初

建參政魏天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既而所得不充乃賦民鈔市銀輸

官而私其鈔一百七十定臺臣請追罷煉銀從之中書亦奏寧國民六百戶治銀歲輸二千四

巳癸

三十年春正月右丞相安童卒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母弘吉刺

百兩皆市銀納官未嘗採之於山乞罷之制可

氏昭睿皇后之姊年十三長宿衛上嘗見其母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一日上欲

殺阿里不哥黨人千餘安童曰人各為其主今甫定大難以私憾殺人恐不足以懷服未附上

驚曰卿年幼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器重之卒以為相凡再入中書雅敬姚樞許衡惡阿合馬

桑哥然逼於權奸不得展其志卒年四十九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弗之信果然失吾良臣

後贈太師東始祭社稷太稷至是用崔或言於平忠憲王

和義門內少南為二壇壇高五丈廣如之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壇用青赤白黑四色土



依方位築之覆以黃土稷壇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四周純用一色土為之祝文曰嗣天子敬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社之神配位曰后土之神太稷之神配位曰后稷之神○評曰有天社稷而詔有司歲祀非矣世祖在位三十五年混一海宇者已十八載而始祭汰冗官凡省內社稷又不親祭而遣官皆非也  
二月回回獻大珠却之先是二百五十五所官  
六月六十九負  
木思售大珠上以其無用却之至是回回人李可馬合謀沙以大珠獻要價數萬止曰珠何用當留是錢  
江淮行院進鷹却之勅自今軍官毋以賑貧者  
論車駕幸上都○高麗王晴更名暉○三月以

劄散知樞密院事○括馬萬匹  
毀江南諸道

觀及聖祖夏四月太子贊善劉因卒  
因年四十五卒無子

延祐中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其畫像曰徽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殺伐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為知言

五月真定深州大水○六月詔皇曾孫松山出鎮雲南  
以皇孫梁秋八月梁曾等以安南使來



國相陶子奇從曾等詣闕謝罪并上萬壽頌金  
 冊表章方物皆陳于庭上命曾引所獻象曾以  
 袖拂之如素馴者上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  
 命不敢違上稱善解衣以賜令坐地上右丞阿  
 里意不然上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  
 戈爾何敢爾是時有親王至自和林上酌酒先  
 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  
 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諉曾受安南賂上以  
 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  
 以屬陶子奇上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燭  
 終不入朝又議進討九月車駕還宮○冬十月  
 遂拘留子奇于江陵

彗星入紫微垣

抵斗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滅

以陳孚為翰林

待制

始孚以布衣上方選朝士使安南廷原薦孚

博學有氣節以為翰林編脩攝禮部郎中使還  
 上欲用之要地朝廷以孚南人尚氣頗疾之未  
 幾出為建德治中調衢州十一月以伯顏為中  
 孚因請解郡遂遷台州

書平章

伯顏河南平章也

高麗王昉入朝○十二月馬

紹罷以張九思為中書左丞○治史弼等罪

與弼

高興亦里迷失坐征安南瓜哇無功各杖之仍沒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庚午崩于紫

檀殿

先是詔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未至三

驛海都兵復至伯顏使人告玉昔帖木兒曰公始止待我前此寇而來未晚也乃與之交兵凡

甲午



七日且戰且卻諸將以為怯詎之曰果懼何不以兵授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要之則不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皆曰請任之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授軍於王昔帖木兒而居大同以聽兵後命及上不豫驛召之至上崩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伯顏訶之曰汝將為亂耶其一如平日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欲誅之伯顏曰今以誰之命而誅盜人服其有識○評曰夫顏曰為人臣若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此常理也若夫將在軍雖君命有所不受謂事之垂成機不容髮推一時之輕重者耳伯顏久居北邊人或諧其通好海都遣將代還而敵兵復至為伯顏者明君臣之大義則以兵授大夫復也若審其事機可以制敵人之死命則滅海都而解兵可也乃戰七日而卻

欲誘其深入一戰可擒又徇諸將欲戰之請還軍擊之使海都終得脫去於是乎進退皆非義矣其後脫脫征高郵城垂克有詔罷其總兵人或勸之曰城破聽詔未晚也脫脫曰城苟不克如君命何卒受詔論者謂元失江淮脫脫不夏能用權之罪愚謂人臣之義當以脫脫為正夏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位大赦天下初皇孫

子寶撫軍北邊世祖崩告哀軍中遂南還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太傅知樞密院玉昔帖木兒謂晉王甘麻剌曰官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長宗盟何視而不言於是甘麻剌合宗親大臣勸進皇孫遂即位大赦天下除兩都差稅一年餘減丁地租稅十分之三諸逋欠及逃止差稅皆除之賜諸王駙馬依年例上大行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



世祖皇后曰昭  
睿順聖皇后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元

妃弘吉刺氏曰皇太后  
裕宗即皇太子真金也  
改太后所居曰隆福宮

戊申太白晝見犯輿鬼○五月以玉昔帖木兒

為太師伯顏為太傅月赤察兒為太保○遣安

南使陶子竒歸國○以楊桓為監察御史有得

於木華黎曾孫碩德家者桓辨其文曰此歷代  
傳國璽也亡之久矣今太孫龍飛而璽出天其

彰瑞應乎即為文  
叙璽始末上之六月庚辰朔日食○以帖木

而為中書平章○封乳母夫完顏伯顏為冀國

公妻何氏勅遣宋使家鉉翁還鄉里鉉翁安置

八十賜衣  
服遣還詔脩世祖實錄以丞相完  
澤監脩以合刺思

八幹而為帝師○秋七月詔振舉臺綱○以也

的迷失為東昌路達魯花赤省臣言其嘗官是  
郡犯法五百餘事

今不可使復任  
上曰姑試之以賽典赤為中書平章○八月

庚辰太白晝見○九月丁巳經天○冬十月戊

寅車駕至大都上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董  
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

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比辰居其  
所而眾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上



悟車駕 十一日丁未上朝隆福宮冊寶罷湖廣

江西行樞密院以其事以伯顏察而叅議中書

省事命下其兄伯顏辭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

叅議於下以何瑋為中書叅政時宰執凡十一

何所嫌也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詔改元年為元

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貞元釋罪囚十人杖以下百人十二月太傅

右丞相伯顏卒伯顏初入朝無相見之禮及還詔

百官郊迎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

服玉鈞條遺之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

宋玉桃蓋按之無驗得釋阿合馬死有獻此蓋取

者世祖愕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

顏以死罪未幾以它事誅勃伯顏臨視與之酒

愴然不顧而反世祖問故伯顏曰彼自有罪以

臣臨之入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之初即位諸

王有違言伯顏按劔立殿陛陳顧命詞色俱厲

諸王股栗趨下殿拜及有疾上問之時江南三

省累請罷行樞密院伯顏因張目對曰內有省

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上是其言罷

行院十二月丙申有星隕於東北遂薨伯顏深

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世祖勞之謝定

廟樂初太祖以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太宗

用孔元措言收錄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



樂器於東平製習憲宗時始用以祀天地于  
月山世祖中統初定名曰大成之樂至元間太  
廟成勅撰八室樂章舞節至是世皇裕宗祔廟  
命太樂署編運曲譜翰林定撰樂章世祖室曰  
混成之曲裕宗  
室曰昭成之曲

元史續編卷第四

